

王海 著

人犯

陈忠贤 题

《人犯》再现了人性
扭曲后的乖悖，仍依
发灵魂深处的人性
暴。

—— 贾平凹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人犯

陳忠實題

王海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犯/王海著. -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2. 5

ISBN 7-5378-2376-6

I. 人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4295 号

人 犯

王 海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2.75 字数: 290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*

ISBN 7-5378-2376-6

I·2267 定价: 21.60 元

逃到无可逃处

——王海小说《人犯》解读

丰 临

在一间十几平方的房子里蜗居并且竟然发福的我，照例在堆着一摞一摞山一样的书和杂乱的报纸书桌前，呆呆地沉浸于王海的《人犯》之中。夜已近半，远处的火车声，近处秋虫的叫声，很响地撞进我寂静的房中。逃无可逃，我听见了老黑在敲门。

老黑这家伙是个人物。他害死亲娘气死老婆，腰挎着盒子枪，趿拉着鞋，一脚踢开老财家的大门，不管不顾吓得像卷毛狗的土老财和他的黄脸大婆娘，径奔向小媳妇或者黄花闺女的故事，我已记不清多少了。而且我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形象胡编了若干的英雄经历。但是在解放后的某一天，当他从劳改场一次偶尔外出时，遇见了慧，竟然雷霆闪电，遭遇了不期而至的爱情。这个时候我就想，这家伙绝对是蓄谋已久。

别怕老黑。他只是王海小说《人犯》中的一个人物。这个有艳

遇、有血气、有正气的响当当的男子汉，让我们这些随遇而安、追名逐利、心灵浮躁、胆气萎缩的“爷们”汗颜不已。这是一段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的故事，当我们开始沉浸于当下的生活，麻木而且自得地过日子的时候，王海生拉硬拽，让我们跟他一起回首往事。在王海以荒诞的笔墨讲述的故事里，人性如帛被地狱般的毒焰慢灼。

老黑的故事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一个劳改场和场外一个小山村里。一群为吃而挣扎的山民和一群向往自由的就业工相遇，使故事显得残酷而无奈。一边是原本早被政府释放的就业人员，在文革中又无故的被看管起来，他们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改变命运的奇迹；一边是贫穷的山民，山村里的几个女人背着自家的男人，由大队书记出具证明，向劳改场的就业工奉献身体，换得一顿白面馍。为了能吃上像人吃的食物，有人竟要把女儿豆豆嫁给劳改场的就业老头；而第一次进场里参加婚宴的大队书记能行家，竟丢人现眼吃得连吐带拉。在劳改场，场长孙大山一辈子都在刻意寻找当土匪的那种感觉，发誓要像对待猪或者像狗一样的叫犯人和就业工向他屈服，那发泄不完的精力全放在了和女人纠缠不清的韵事上，霸占了小白菜，诱奸了高小云，轮回报应，老天爷在他不知道的地方等住了他，那高小云竟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一场大火为故事画上了句号，听说大火烧死了场长孙大山，就业工们竟然高兴得发了狂，有的失足掉下深崖，有的兴奋得命归黄泉，有的从此发疯，形形色色，景到了极致。

其实，人生说到底是一种饥饿和由此引发的为了填充饥饿的欲望之战。张贤亮在《绿化树》中对饥饿的描写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吃食的缺乏，饥饿缘于吃，缘于欲望的不能满足，缘于对女人的占有和享有，当然，还缘于名利。不健康的年代，由于匮乏而高唱禁欲的时代，和由于纵欲而胃口急剧放大的时代，人的精神如何能不像奔逐不已的乏狗一样蜷缩于一隅？在今年十月的一天，我对王海说：“你饶了我吧，你让我回首那不愿回首的过去，你让我又看到了

那血淋淋的残酷岁月……”王海一脸无奈。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其实是要把自己的灵魂暂时托付给魔鬼，让自己在痛苦中历练内心。这是一种生命的悲哀，在苦涩、辛酸、让人张狂得要胡言乱语的背后，那些荒唐，那些无奈，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等待，和欲哭无泪、欲歌无词的沉重，透露出这个时代灵魂无家可归的尴尬。

逃无可逃。在这物欲充斥的世界，谁的心灵没有追逐喧嚣的市声？看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直到有一天你恨恨地想，像老黑一样在人生干一票不也过了把瘾吗？但是老黑活得并不轻松，尽管我想象他会是一脸胡茬，带几道刀疤，又十分的凶蛮；他想占慧的便宜，竟然惹上了一场必须承担男人责任的麻烦；在慧的男人俊强因瘫痪而家庭无人担大梁时，他登堂入室，挑起了这个家庭的并不轻松的担子。相比之下，孙大山这样的人，在更多的时候却代表了一类成功者的形象，虽然最终被烧了一把。王海在整篇小说里设下了悖论：劳改场里的人想出来，为了生的自由和权利；场外山村里的人想进去，也是为了如动物一样的苟活。人不能得兼，要么自由，要么为了物质而放弃自由。逃无可逃，人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生命的起码尊严，失去了可以提升的高度。于是要忍受善与恶的无法两分，要忍受情与欲的无法剥离，要忍受爱与恨的无法表达。站在无可逃处，人囚于人性之狱，只是在蚂蚁般的人群中，一个忙忙碌碌搬运馍粒的小蚂蚁。

逃到无可逃处，总要有个交待，于是不得不反思，不得不寻找不逃的方略。得，就在这里站住，于是四顾，天色渐明，几家早起人家的灯火温暖了眼睛，于是拉开了与往事的距离，听着亲人们甜蜜的新声，揉着发酸的眼睛，从头再想。人原来都是人犯，在遭遇欲望的同时囚禁了自己，压抑了自己，扭曲了自己。人在囚禁自己的同时也囚禁了别人。因为毒化了的人性以侵夺为第一目的，贪婪地拓展自己的私欲，使社会陷入互相羁绊而无法前进。人解开镣铐的只能是自己。只要有了生活的高度，只要让生命成为自由，剥夺者无

从下手，人就能超越自己，在精神的高原上拓出自己的家园。不再相欺，不再陷入低级趣味而劳心伤神，触目皆可悦可爱之事物，可亲可善之人群。这部小说让你深思而后怕，你可以不听不看不读，但是如果你听了看了读了，你的灵魂定会受到煎熬，得到洗礼。

荒诞离奇的故事，如春梦无痕了，跟往事告别，劳改场和小山村的人们四散而去，老黑和慧留了下来。老黑睁着那双豹子眼，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我说“但愿别回到过去”。



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明亮,全身就光明,你的眼睛若昏花,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,那黑暗是何等大呢!

——圣经,马太福音

1

他分明听到那是一个女人的呼叫。他嗖一下站起来向那声音的方向扑去,树枝岩石在他的落脚处飞起,山上山下响起了滚雷般的轰鸣。

一双惊慌的眼神目视着从天而降的老黑。她穿着一件粗布蓝大夹袄,浅蓝色的裤子,零乱的头发几束缠在脸上,手里紧握着一只竹篮,篮子里的草药已所剩无几。

她无所适从地挪动着身子,一声脆响,她从树枝上掉下来,老黑接住她,她很年轻,像一包松软的棉花,这棉花向外散发着一二十多年他未曾闻过的味儿。

她三十多岁,脸上有了皱纹,但不失一个美人儿的轮廓。她身

材瘦弱，怀里偌大的两个奶头把衣裳撑得好高。二十多年来，他是第一次这样的抱着一个女人，是这样一个中看的女人。

二十多年前，什么样的女人他没抱过？……

后来，这二十年他对女人想得很少，他看不起那些没了女人就哼哼唧唧的男人。他心里也有那种火烧火燎的难受，一闭眼就过去了。啥叫男人？咋样难做的事，一闭眼就能过得去。想也是白想，这荒山野岭，别说是个女人，连个母猫也没有。

002 今天，当他把她紧抱在怀里时，一种冲动莫名其妙的迸发出来，思想一脱缰，胸脯就被那颗滚烫的心撞得响，这个女人又勾起了他的作孽之心。那颗滚烫的心撞得他胸脯之难受，欲望之强烈，和二十多年前相比，有增无减。女人在他怀里辗转，欲跳下去，她双脚一落地，呻吟一声，他又抱起她，像抱一个小娃娃，她羞涩地看着他，脸色渐渐涨红起来。

她一定是摔断了脚骨或者摔伤了什么地方，她哭了，愈哭愈伤心，使他心里很难过。他问：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她说：“豁家上村，西头，山那边就是。”她指给他看。

他问：“你咋回去？”

她又哭了：“晌午要回去的，家里人等我做饭……”

“看你这样，我送你回去算咧。”他蹲下来，“我背你。”

她说：“这咋行？”

“咋不行，解放军背伤员不都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不是伤员。”

他说：“你不是还要给家人做饭吗？快上我背，翻过这座山不知啥时辰才能到你家呢。”

老黑执意要背她，她害怕他是山那边逃跑过来的犯人，且不说他是否会杀人放火、糟蹋妇女，那当兵的开枪打了他，自己还有命吗？

但见这人，虽长的有点野性，眼神却无恶意。她正犯难，老黑半

跪在地上放好了身板，她爬上去，闻到一股冲鼻的汗腥味。

老黑见她慢腾，伸手抓住她的细手从肩头拉过去，另一只手托住她的屁股，轻轻一托她就上了他的背。他站起来，手里仿佛托着一块柔软的棉花，所不同的是这一块棉花比棉花更温更柔，他不敢用力去托，仿佛一用力这张粗糙的手就会陷进那柔软的棉花里。

他背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暖和得很，受活得很，他明显的感到那两只奶头在他的背上滑动。

他背部是那样的敏感，她在背上的微妙动作，他都能感觉得到。他从来没体验过自己如此敏感的后背。劳动之余，他常从地上捡一根木棍。或者一片粗糙的木板，从上往下在背上刺痒痒，尖利的手指抓在背上仿佛是隔着衣裳抓痒，抓的再狠也不觉得疼。夏日这背被晒成酱色，似一块腊汁肉，冬日这背就变成黑灰色的铁。这背上挨过皮鞭抽，受过竹板打，一块块坚硬的石块把本来肉体的背磨成了铁一样的钝。这背今天却如此敏感，敏感得让他兴奋。

一种很舒服，很受活的兴奋感，冲着他的脑际。他走得缓慢，细细地品味背上的温温暖暖，真真切切的受活。

她的双手在他的脖沿下打了个结，空篮子在他的胸前晃动，他的双手很不老实的深贴在她的大腿深处。

他受活的感觉越来越舒服，大脑里渐渐出现一种迷糊，这迷糊反应在他的额头，就挤出了一层层的细汗。

他背着她，爬山下山一点也没有累的感觉。这是一种享受，是在旷野里散步，是在山顶上打鸟儿、摘酸枣儿。他额头上有了汗，眼睛越来越迷糊，心里有一种要膨胀的冲动，他的步子越来越慢。

他在他的背上往下溜，问：“累不？让我下来走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他说：“你咋能走，你走我咋办？”他的话很费解，他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

他走得愈来愈慢，背上的温暖愈来愈实在，受活的感觉越来越飘，他的手在她的大腿内侧缓慢移动，他感觉她的下边仿佛要喷出

火来，灼他的手，一种粘乎乎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。

一种奇怪的想法纠缠着他，如果不是背着她，而是抱着她多好，他分明觉得这是胡思乱想，却实实在在需要抱着她行走。他想抱她，像抱着一个婴儿看着她，逗着玩，她就这样佯装睡着，他可以抱着她走，在一个适当的机会把她压倒在地上……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改变这种姿势。

004 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他是劳改过的人， he 现在是场里的职工了。但他的的确确想那样做，他想她一定会满意的，他虽是五十多岁的人，却一辈子没结过婚，他的心，他的精血还是小伙子那样的旺盛。

心里想的五花八门，有那贼心，却没那贼胆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很少见过女人，现在做的梦也都是那些有头没身子，有身子没头的女人。他今天认识了她，今后的梦境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。梦境充实了，他的生活也就充实了，坐在山顶上，想心思就不会再寂寞。

不知不觉翻过山，她指给他看：“那就是我村里。”她向上纵了纵身子，显得很激动。

离村越来越近，老黑的步子越来越慢，他心里一阵委屈，觉得这女人没良心，我拣你一条命，背着你一气翻座山，你不知感激我，一句让我舒坦的话也没有，看见你们村就那样的激动。好像跳出狼窝，见了人似的。

她说：“让我下来，”声音很轻，却很急。

“急啥哩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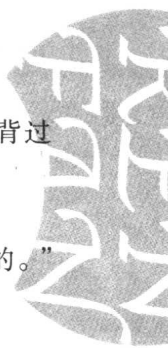
“到村边了……”她怯怯地说。

老黑差点落了泪，女人多变太无情。

“你放下我……”她有些乞求。

他心里难受极了，村里人看见怕啥？你走不成，又不是谁要背你，别人轻狂的要背你。

唉！谁一辈子没灾没难，要人帮助，听说城里医院的妇产医生大都是男人呢，越是男人手艺越高，唉！你有病，我下力气多背你一



会儿，你都不高兴，真是没良心的女人。

“村口有人呢……”她欲从背上往下溜。

他很是生气，让背是你，不让背还是你，我把你从山那边背过来便宜你了。

“大哥，你……放下我……”她声中带着颤栗。

“我……我停下来还不行么，你哭啥呢？好像我欺负你似的。”

“你不成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爬回去。”

“你真爬？”

“爬……”她倔犟地说。

“你要能爬，我就不该管你。”他蹲下身子，她从背上掉下来，坐在地上喘气儿。

“不行就甬装！”他蹲下身欲再背。

她推开他说：“使不得，你除了背，难道再没有别的法子帮我么？”

“除了背还有啥办法？”难道可……他没出口，难道可以抱吗？这话一定会使她难堪。

她说：“你到村口去叫人，就说村里有一个人从山上摔下来了。”

“从那座山摔到这座山？这不是胡说嘛！”

她说：“你要体谅我，大哥……说你背我回来，你叫我咋见人？”

他见她为难，心里也不好受，“我去叫人就是了。”

他走过一片树林，觉得背上冰凉冰凉。他一阵伤心，自己这是干啥呢？把她舒舒服服地背回来，没敢正儿八经摸一下，动一下，就这样把她交给她男人。他觉得划不来，难道仅仅就为了一个充实的梦？

几个汉子和女人跟老黑出了村，一伙男人和女人朝老黑指的方向跑去。老黑没有跑，他在后边挪着步子，心里空荡荡有一种失

人犯
落的感觉。

几个女人扶她起来。她呻吟着，娇滴滴的，使周围的人一阵长叹。老黑从慌乱的人群走过来说：“背她走！她走不成。”她不敢看他，她爬在一个女人的背上，两腿拖在地上被人背走了。

老黑冷冷地站在那儿发呆。他心里很苍凉。

“哎！过来！”他没动，一种畏惧感跟声而来，难道她告诉她男人说我路上摸了她，捏了她？

这女人真歹毒！翻脸就不认人。他这下摸到刀刃上了。

006

那男人向他走来。他转身即跑，那男人追过来喊：“过来！过来……”他哪里敢停，树丛中突然闪出两个汉子，手里握着砍柴的刀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“跑啥呢！在屋里坐坐去，喝口水。”没等他回话，他被追来的男人抓走了。

“我叫憨二，甭害怕，你走了显得我们不懂礼貌。”他把他拉到村口说。

“是你背她回来的？”

“没，我没有，我没敢碰她……”

憨二笑了说：“做好事还不敢承认，是村人看见的。”

“没有，一定看错了。”他恐惧地看着憨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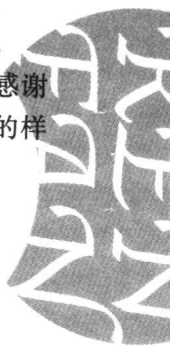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有就没有，甭怕，进屋坐坐，喝口茶。”

他被憨二拖进了一家院中，院里有两孔窑洞，他跟憨二进了东窑。

她靠在炕墙上，旁边半躺着一个男人。

憨二说：“他见我就跑，好像做了啥坏事？”那半躺的男人手里握着一个油亮的小茶壶，冲他笑说：“我叫俊强，是慧的男人。我让你来，想认认你，好谢承你”。他声音低沉，仿佛从炕洞里钻出的。

老黑听出他背回来的女人叫慧，讲话的人是个瘫子。“我叫老黑。”他说完就要走，“我回去还有急事呢。”



“急啥！坐下坐下。给老黑兄弟倒杯水。”他笑得很难看。

其他几个男人女人要走，瘫子躺在哪儿说了很多该说的感谢话。憨二也走了，屋里留下了他们三人，慧耷拉着头，一副痛苦的样子。

瘫子躺在炕上手压着小茶壶很懒散地问他：“在哪沟里？”

“场里。”

“就是响炮的那边？”瘫子撑起身子来了兴趣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职工，场里的职工。”他讲得很认真。

“听说那里关着一群犯人，经常有人跑，枪打不着的用火箭炮打，是不是？”

老黑欲笑，未笑出声，他想象不到，山里人的想象力会这么丰富。他解释说：“里面是关着犯人，也有人跑，但没听说过用火箭炮追打。”

“枪打不着了，还不拿火箭炮打？”

慧听得很惊奇，耷拉的脑袋挺了起来。

老黑喝一口茶水说：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不是火箭炮，咋那么响？见天响？”

“采石场放炮，炸石头。”

“炸石头做啥？”

“做水泥，城里的高楼大厦都是水泥做的。”

“盖房子用的水泥，听说过，噢……山里人咋说的那么玄乎。”他自己也笑了。偏头见听得痴呆的慧死瞅着老黑，他用胳膊拐撞她说：“痴样！不疼咧？”又笑。

“你们山外人见识广，听你们说话有趣。”他对慧说：“光听说话，不疼了下炕给老黑兄弟续水去。”

慧动了一下，呻吟一声咬牙低下头。

老黑说：“不必，，我就走，还有事。”

“倒我的倒我的，”他抓起小茶壶要给老黑倒，老黑说：“我不喝，不喝……”他想那个小茶壶倒出的茶水一定是捂酸的味道。

“急啥？”他声音很大，身子却没动。慧动了动脸，他急忙走出了窑。

夕阳染红了山沟，把挂在窑洞前的草药染成了酱色，场院平坦如案，扫的很干净，金黄色的秋叶在小院平坦的地面上滚动戏耍，给这沉寂的人家带来了生机。大门是木制的，黑漆已脱落，已近似木质的本色，门关垂头欲跌是个瘦细的棍子，随时会掉出来，老黑上前把门关推进放正，轻手合了门，门柱的叫声低沉阴怪。

008

街上有闲人走动，他们老远冲着他笑，一副很熟悉的笑意笑语。他在这山沟的出现，一点儿没引起村人的注意，仿佛他是慧的家里人，或者是一门常走动的亲戚。他对村民的朴实和热情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，一种亲切感。他走向村外，顾首回望，慧家那两眼窑洞就清晰的展现在他眼前，在风中戏闹的树叶，摇曳的药草，还有那个被疼痛折磨的慧。他不敢再看，怕想到她那痛楚的表情，她那般情景地被背回来也不请大夫看看，就那样的扔到炕上，她不知要受多少罪？瘫子一点也不疼惜她。他不知走后瘫子会不会让她去干活？那个死男人知不知道用热水去给她敷？给她按摩？他一定会的，他会让她躺在怀里用蒸热的毛巾给她敷，给她去按摩，她在他的怀里会失去疼痛，会甜蜜地入睡。

2

山雾像一个怀旧的女人，太阳爬上了山顶，她依然不肯离去。

老黑是个刀架在脖子上不低头的亡命徒，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怕过，当过土匪，接过土匪头子黑胡子油光贼亮的枪做过山霸王，欺男霸女好猖狂一时，最终被政府镇压了。

老黑生来就是个硬性子，没生出来就在娘肚子踢腾，隔三岔五的在娘肚子翻跟头，一脚一脚把娘肚子踢得生疼，结果在生他的那

天晚上，头脚颠倒了位置，庄户人称“立生子”，咋也生不下来。硬是把娘撑得奄奄一息，他才怏怏地“走”出来，又是哭又是闹，待他平静的时候，娘已断了气儿。

人世间确实没有娘肚子里舒服。他在娘肚里怎么折腾，没人打他，没人骂他。到了人世间就不同了，父亲是个火爆脾气，他的脾气也不弱，钢和钢一碰就撞出了火花，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他。

当他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已无法管教他了，父亲对他说：“你不听话看我把你塞到井里去！”他把老子的话没往心里放，终有一天，老子真把他塞到井里去了。

009

老子把他放在木桶里，用绳子捆好绑在桶梁上。他从没下过井里，井里使他很惊奇，抬头一井天，看不出个人影来，他好奇并不害怕。老子上面喊：“你怕不？”

他来不及吭声，他被井里的景色迷住了。井壁光滑，水珠滚动，似一圈绸缎裹着他，井底越来越远，水面泛着碧波似鳞光闪亮。

老子又喊：“你再也不吭声，我就松手撂绳咧，让你喂王八去！”

他没见过王八是什么丑样，他想去看着王八的尊容，老子一遍一遍喊声没回音，心里害怕，发毛，娃在下边一定吓傻了。他大声惊叫：“我的儿呀，你坐好，不敢动，爸把你吊上来。”

他不能没有儿子，老婆十九岁离他而去，就给他丢下这个宝贝，怎么狠心把他塞到井里去呢？老子哭喊着，拼力而小心地摇着辘轳，一只粗手稳着摇摆的井绳。

黑子看着井里神秘的磷光离他越来越远，在井下闹起来：“你放下我，放我下去……”

听着儿子凄惨的叫声，他失声地哭了，这是没妈孩子的哭声，“娃呀，爸错了，是爸错了，爸不该吓你，爸就把你吊上来。你上来愿意咋着就咋着，爸不再打你，骂你……”

他被老子吊上来，永远记恨着老子。他给村里的大人小孩描绘着井里灿烂而神秘的世界，他说他听见了王八的叫声，看见和井盖

一般大的王八在井下移动。他讲的很恐怖,大人小孩听的很害怕,不过害怕的同时也有几分羡慕。

他十岁开始在社会上混,偷看女人尿尿,捅窗户看小两口睡觉,偷鸡摸狗啥坏事都干过。

十六岁那年,在城里打架被黑胡子捉住带他下了馆子。

黑胡子就喜欢他这德行,请他吃了饭问他:“如果老子让你去揍一个人,你敢去不?”

“去!你只要让我天天下馆子。”

“如果让你去杀他,你去不。”

“为啥要杀他?”

“因为他有钱。”

“有钱凭啥要杀他?”

“为啥他有钱,咱没钱?咱有了钱要吃啥就有啥,绫罗绸缎随咱穿,坐小车坐飞机走北平逛上海,随咱的便儿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那还有假?你没钱能吃了这顿饭?你没钱谁伺候你!”

“行!杀就杀。”

黑胡子当下不会让他去杀人,只想探探他的口气,试试他的胆量。吃完饭,黑胡子带他上了山,从此,他干上土匪的行当。黑胡子是土匪的头儿,有百十个人,五十多杆枪,他干活儿很顺手,前世干过似的。他喜欢打,喜欢枪,喜欢做欺男霸女的坏事。晚上他很兴奋,常睡不着。越是刺激的活儿,越是冒险的活儿他越敢做。黑胡子死了,他坐了黑胡子的位置。

弟兄们叫他黑山,他一副黑脸谁都不认,弟兄们却服他,把头提在手里跟他干。全国解放了,他舍不得手里的活儿,他不干这活儿就觉得无事可做,就觉得活在这世上没意思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他腿上挨了一枪托,被几个大汉捆起来拖走了,从此他被政府关押起来。二十多年来,他过惯了犯人的生活,在劳改场掌握了一